

。杜鵑樵。

雪泥鴻爪

——記「1756」進校50週年同學會



揮手之間

我們揮手，一起揮手。

時間：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四日。

地點：花蓮白米甕缸雞餐館。

我們，花蓮在地的幾位，還有自行開車外地來的同學和寶眷們，在餐廳門口，我們一起揮手，向坐在遊覽車上，一輛、兩輛、三輛、四輛、五輛、六輛、七輛，共七輛，即將離去的老同學們一一揮手。

時間過得真快，三天兩夜，「一七五六」同學進校五十週年花蓮聚會就此結束告別。我們揮手，看著巴士一輛接一輛駛離，熟悉的身影一個個遠去，心中五味雜陳！

同樣是揮手，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凌晨五點半，地點是臺北火車站。

母親三點就叫我和大哥起床，因為今天一早要搭火車到屏東東港空軍幼年學校報到。我帶著母親準備好給我在路上充飢的兩個大饅頭、三顆水煮蛋、一小包細鹽，背著簡單的背包，還有父母滿滿的叮嚀和期望，四點不到，坐上家裡那輛破單車的後座，大哥載著我，在一片灰濛濛的晨色中，從新莊向臺北火車站進發。

到了車站，候車室裡人聲嘈雜，

這裡一堆，那裡一群，都是和自己一樣帶著行囊遠離家人，去向陌生的東港「投筆從戎」的一張張青澀又稚嫩的臉龐。個個臉上沒有笑容，有的甚至輕聲地在哭泣。

列車進站了，大家陸續上了車。我選在靠月臺的座位坐下，將背包放在腿上，轉頭看見大哥站在月臺的人群中，往我這邊張望著，最後他看到了我，嘴唇張動，對著我說了一句，雖然聽不到，但我可以意會那句話是：「加油！好好幹！」

終於火車開動了，慢慢地駛離月臺。我揮手，大哥也揮手回應我。車廂內，大家都擠到靠月臺這邊的座位，向著月臺上的親人死勁地揮動著手臂，有的甚至上身趴在窗戶，臉緊貼著並用手拍打著窗玻璃，想要引起送行家人的注意。

同樣是揮手，一九六八年至二〇一八。一揮之間，整整五十年，就這麼過去了！揮走了青春歲月，也一併揮走了半生的艱苦和磨難。如今回首，真是「悲欣交集」！這五十年，對人的壽限而言，豈止是半生而已！有多少故事發生在其中？又有多少的情熱，甚至遺憾深藏在心底？

當籌委會決定在花蓮舉辦同學進校五十週年聚會時，從踴躍報名參加

到人數冠於往年，就可以看出同學們對這次五十週年聚會的殷盼之情了！

「五十年」呢！

世間千千情，以同學情最為樸實，同學情中，又以軍校的革命情最為忠實！雖然我們無法留住時間；但，我們可以留住值得懷念的革命情誼。

所以，時間——

你只能用你的尖刀，
刻劃我的面容似犁；
用你的冰冷，
僵硬我的皮囊如凍；
但我永不屈服的心，
還是由我做主。

你無須賒我，
我不求欠你。
風一樣的你，
煙彷彿的我。
你帶走你帶走的，
我留下我留下的。

接車迎賓

十二日上午十點四十分那班載著一百零三位從臺北上車的同學的列車，即將準點抵達。

我站在花蓮新站離出口處約二十公尺遠的地方，手裡拿著一張A4大小的薄紙，黃底黑字，上頭印有「一



站前接人分工如后：林國香（右）到各列車進站月臺帶領同學走至出口處，作者（左）負責出口處接人整隊集合，林國香夫人（中）則在站外遊覽車附近引導同學們上車。

七五六同學會」的字樣。當日來接車的人不少，我試著將A4紙高高舉起，越過鑽動的人頭，以便等下一列車到站時，在人來人往的人群中讓出站的同學一眼就看到。

這次空軍幼校進校五十週年同學會，花蓮是主場，責任重大，事關花蓮同學的整體榮譽。在花蓮區方會長的帶領下，做了完整的任務分工，為了圓滿達成任務，方會長在九月底以聚餐方式召集花蓮同學一起就任務內容與工作分配再次討論和確認。

方會長說：「這次聚會，參加的同學遠從北、中、南各地長途而來，出站第一印象的好與壞，就落在站前

接人這一環，請大家盡力做好！」這段話聽在耳裡，真有點「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感覺！

看到了！看到了！出口處前廊道上的人群中，陸續走來頭戴深藍色運動帽的同學，帽子正中繡著的正是空軍幼校的校徽。同學們一個接一個走出站口，我高舉雙手，左右搖晃著印有「一七五六同學會」的歡迎紙牌，口中喊著：「這裡！這裡！」同學們陸續看到我，走了過來，有的跟我握手、問候，有的甚至來個擁抱。有些同學自離校後就不曾再見，如今花蓮重逢，恍如隔世。雖然外形上有的由青絲變白髮，有的由青澀而老成；但熟悉的模樣仍舊，依稀可見當年的風采！接下來是中南部的同學，七十一位，列車午間十一點五十分準時到站；再來是桃、竹、苗地區的同學，二十四位，列車十二點三十分準時到站；最後是高、屏地區同學，三十四位，列車表訂一點五十四分到站，因延誤，慢點十四分鐘。

當把最後一批同學送上車後，看著高頭大馬的遊覽巴士駛離車站，林國香和他夫人還有我，如釋重負！雖然，天空仍飄著細雨；但我們相信，當同學們安坐在遊覽車上，看著窗外雨中的花蓮街景時，心中想必會升起

彩

頁

彩

頁

一股暖意吧！

餐宴記情

之一

此次參加的同學含眷屬共計兩百七十九位，十二日因貴賓蒞臨，加了一桌，席開二十九桌，十三日則有二十八桌。按大會程序，從「主持人宣布同學會正式開始」到最後「總會長介紹貴賓」，共有十五個項目，其中第二項「唱國歌」和第七項「緬懷為國殉職同學」最讓人感慨和動情！

我們這一代，民國三十八年之後，在臺灣，生於斯長於斯的這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的苦難，不像上一代人，從北伐、抗戰到國共內戰，一路受盡了戰爭的摧殘迫害；而我們這一代，雖然早期的生活較為困苦，但在政府自立自強、勵精圖治、國人萬眾一心、奮發圖強之下，日子過得平靜而充滿希望。平心而論，我們這一代算得上是幸運的一代！

所以當餐會上國歌的音樂響起時，同學們雖已是坐六望七之人，仍然扯開喉嚨，放情高聲地唱出心中對國家的摯愛之情！餐會中，新任總會長陳康定同學來桌敬酒，有感而發：「能在這麼多人的場合，放聲唱著中華民國的國歌，真是既難得又暢快！我

們要珍惜！」

是的！我們要珍惜！因為有九位為國殉職、英年早逝的同學無緣參加同學間的任何聚會！他們是：

張華南——岡山空軍官校，上士學生，民國六十三年七月四日訓練飛行任務失事殞命，享年二十二歲。

劉慶壽——臺東部訓中心，中尉飛行官，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十三日，訓練飛行失事殞命，享年二十三歲。

鄭書薇——嘉義第四聯隊，中尉飛行官，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駕駛訓練飛行失事殞命，享年二十五歲。

鄧奇傑——臺中第三聯隊，上尉飛行官，民國六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訓練飛行失事殞命，享年二十四歲。

毛重九——臺中第三聯隊，少校作戰官，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四日，實施攔截任務失事殉職，享年三十歲。

任克剛——新竹第二聯隊，少校輔導長，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七日，執行任務失事殉職，享年三十五歲。

胡光明——屏東第六聯隊，上尉偵潛官，民國七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執行任務失事殉職，享年三十歲。

陳維基——桃園第五聯隊，上尉飛行官，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執行任務失事殉職，享年二十五歲。

詹必賢——桃園第五聯隊，上尉飛行官，民國六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執行任務失事殉職，享年二十五歲。

當舞臺正中的螢幕上播放著他們的照片，背景音樂「夢駝鈴」帶點哀傷的音符渲染下，看著他們一個個身穿飛行裝的英姿，懷想起當年同在軍校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不禁悲從中來……

斯人已遠，音容宛在；
情盪胸臆，淚濕眼眶！
安息吧！同學們！

之二

有五十年的革命情誼做基石，大家平時分散在全臺各地，這下難得相聚一室一桌，怎能不熱話出衷腸，杯酒來交歡呢！隨著時間的推移，酒精的催動，這餐會的場面，八個字形容：酒香四溢，熱鬧滾滾！

一般來說，聚會談心，不外以下三種情形：

一是李商隱式的「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這是促膝長談。

一是蘇東坡式的「壬戌之秋，七

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這是攜手夜遊。

一是歐陽修式的「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衆賓歡也。」這是賓主同歡。如果把上面句中的「籌」（古時筵席上行酒令時計數用的簽子）換成筷子，把「衆賓」當成同學們，那麼〈醉翁亭記〉這段話就是「愛宴廳——餐會現場的最好描述了！」

這時，舞臺上，同學還有寶眷們熱歌一首接一首；餐桌間，同學們敬酒也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熱之際，張



同學們難得相聚，一室一桌，杯酒交歡，無不熱話出衷腸，作者（左一）用八個字形容歡聚場景：酒香四溢，熱鬧滾滾！

華揚同學過來敬酒了。我站起來，跟他對乾了一杯。他接著又跟同桌的同學一起敬酒，然後意味深長地說：「我想跟同學每一位抱抱！」於是大家跟他一一熊抱起來。抱完後，他非常感性地說：「今天同學相見，真是太高興了！五十年還能相聚不容易。剛剛我抱了我那桌的同學，自己感動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看得出他是情有所動而感慨繫之！

我跟華揚同學並不熟稔，因兩年前的偶然聚會而拉近了彼此。那晚，我們從板橋同學住處一起搭計程車，他住新北市郊山區，我往永和妹妹家，剛好同路。車上我們聊了一些，他給我的感覺是人謙和而話不多。雖然當時我們未互留聯絡方式電話，但我覺得他是個可以做朋友的人。

交友方面，我喜歡「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種淡淡的牽掛；喜歡一種「遠距離」的交往，而牽動著彼此的，就是一根叫「惺惺相惜」的線。我認為一份友情得以維繫而長久，關鍵就在這個「惜」字上！

李白有一首詩〈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

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倫送我情。

事實上，李白跟詩中所提到的汪倫原本素不相識。只是汪倫生性豪放，喜交名士。由於仰慕李白的詩才，很想一睹風采進而交結，當他輾轉得知李白將有安徽之行，便貿然的修書一封，邀請李白來自家作客。信中寫道：「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這兩項，尤其是一句「萬家酒店」便勾得李白欣然而往了！

其實，汪倫的家鄉安徽涇縣並沒有十里桃花，只有一個名為桃花的深潭；也無萬家酒店，只有一間萬姓老闆的小酒肆。當李白見面得知實情後，非但沒生氣，反而大笑不止！這段



行程中，安排燕子口、天祥與白楊步道登山健行，同學與寶眷們親近大自然、感受花蓮美景之餘，也不忘合影留念，為進校半世紀的同學會留下雪泥鴻爪。

佳話軼事，正是因了一個「惜」字，一個惜才，一個惜情，透過〈贈汪倫〉而流傳千古。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同學們陸續續離開了餐廳，有的同學意猶未盡，相約回房再續一攤，我則酒足飯飽、心神蕩漾，有點茫茫然了！真應了一句「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今日相聚豪情融融，他日互別離情依依。即使此後彼此身在各方，也請傾心相惜。華揚同學席間的慨然一抱，是惜；同學進校五十年之後，大家樂於相聚一堂，更是惜。就讓我們像花一樣吧！

花的一生，不為什麼，就是爲了綻放，就是給世界留下最豔麗的顏色，以它短暫的美，提醒世人：要懂得珍惜。人的一生，也應如花開一瞬而無悔，只管綻放，不計其餘。在凋謝之前，就讓自己繼續美麗吧！

珍重再見

我們揮手，站在白米甕缸雞餐廳門口，一起向一車車載著同學離去的遊覽巴士一一揮手。三天兩夜，花蓮

聚會就此結束告別。當遊覽車一部接一部緩緩駛離而去，一股依依不捨之情突然湧上心頭，想起蘇軾在〈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中的那四句：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哪復計東西。

是的！同學們於此一別，不管此後千山萬水之外「鴻飛哪復計東西」，但當三五好友酒話當年之時，或獨自一人在午夜夢回之際，必當會記起二〇一八年的初秋，這次花蓮之行的「泥上偶然留指爪」吧！

再見了！同學們！

讓我們相約，相約十年後的「七五六同學進校六十週年同學會」再次攜手同遊，一個也不能少。

珍重，再見！



同學們，珍重再見！相約十年後，再次攜手同遊，一個也不能少。

相會在夢中

· 杜鵑樵 ·

——給因公殉職的你

天雨何離離，
離離似變味的回憶。
窗外雨幕翻飛往事也翻飛，
翻飛的往事
是你燦然的笑容如書頁翻過。
殘留心底的朦朧了雙眼，
不知是霧是雨還是淚？

天風何淒淒，
淒淒如走失的青春。
風不知從哪裡來？
情不知自何時起？
只是一株春色來不及，
未開已凋零。

風雨終究有時盡，
思念卻不停。
滿園黃菊正斑斕，
朵朵盡是思念情。
天若有靈當相會，
相會在夢中。